

全民
阅读
精品
书库

ZAODONG

关圣力
著

躁动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ZAODONG

关圣力
著

躁动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躁动 / 关圣力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5171-2901-1

I . ①躁… II . ①关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6209 号

责任编辑: 史会美

责任校对: 胡 明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封面设计: 淡晓库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6.25 印张

字 数 185 千字

定 价 3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2901-1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通宵明亮的小屋

筐箩婆

香火

猫儿腻

躁动

微神

那人那狗那鸡

幸福电梯

燃烧的咖啡

较量

酸三色

091 089 082 072 065 050 046 042 032 022 003 001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河东河西

谷雨湾村的秋天

大雪天

221 142 111 109

短篇小说

通宵明亮的小屋

其实，生活很不容易。这句话，是刘山对我说的。刘山说这话是在一个晚上，当时屋子里堆着许多人，天花板上两根四十瓦灯管泛着白光。它们永不疲倦，永远保持放光，一旦坏了，立刻就会被狱工换上好的。人世间的夜晚，也许没有任何地方比这个房间里更明亮。人们居住的地方，办公的地方，娱乐的地方，都有开灯关灯的时候，唯独这里只要一到太阳西斜，便要开灯，一直到第二天大亮以后，才会把灯关闭。还有几天就到大年三十了，大家的精神被无望笼罩着，更显得疲惫，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计自己的事，甚至盼望出个奇迹。打架、偷盗的人，梦想突然被释放，案情严重或不严重的人，凡是身上没有命案，都一起做梦，梦想天降甘霖。自由对生命的价值来说，在这个房间里才显出了珍贵。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“突然释放”，仅仅是梦想，对于我们，没有奇迹可以发生。

那天晚上，监房里的人，像往常一样堆在一起，人挨着，挤着，压着，叠着，蜷缩着。还没到睡觉的时间，有人叹息着说：穷忍着，富耐着，睡不着眯着。便歪在墙根下闭眼睛。没睡的人，目光呆滞，额头却因身体被长期束缚，缺少自然的滋养与体能的付出，泛着精力过剩的白光。我坐着，靠在冰凉的水泥墙壁上，仰着头，微微眯缝着眼睛，把目光投向屋顶的角落，那里有圈圈点点的脏污。还有一只干死的蚊子，紧紧扒着墙面，保持着生前的姿势。细看，能看到它随着空气的流动，微微颤动。

刘山挨着我，也仰着脑袋看天花板。我们的腿不能伸直，只有蜷缩着，脚下就是别人的身体，甚至是脑袋。监房里的人，躺着，卧着，摊开一片，无所事事的像狗一样，有的睡着了，有的没睡着，散乱堆积在地板上。所有的人，不管曾经是什么阶层的人，在这里，都变得规矩，只能规规矩矩。银行高管紧紧挤靠着拉板车收废品的人，并不嫌他肮脏；习惯说套话的人与流氓对着比赛说最脏的话，然后大家一起笑。人性的本真，在这里畅快淋漓地展示着。屋子人很多，也不安静，有人不停地翻身，有人互相悄声嘀咕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发生在明亮的灯光下，都发生在我和刘山的目光下。有人假睡，他们很安静地躺着，只松软着身体，挤在人堆里忍着。也有没躺下的，像我和刘山一样，双手搂抱着双腿，脑袋抵在膝盖上，紧紧挤坐在便坑周围。屋里空气不新鲜，暖暖地弥漫着男人的雄性气味儿。房间不大，十五平方米的样子，水泥地板和作为我们床铺的大木板上，很干净，没有一点污渍。每天早、中、晚，都有人用撕碎的衣服擦地板和木板，擦马桶，这是监室里犯人们自己定的规矩。被拘禁时间短的人，擦马桶的次数多。长期关在这里的人，不擦地板，不搞卫生，他们每天监

视别人擦地板，还要挑毛病，骂人。即使自己方便过，也要别人来清理便坑里的污物。

刚被送进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被冤枉了，情绪激动，根本无法平静下来。我曾扒着铁门上的小窗，大喊冤枉，要求提审，要求他们放我出去。一位年轻的女提审员把我提到审讯室，严肃地对我说：你不要闹了。我们注重事实，不会冤枉任何人，只要查清楚你不是毒贩，会立刻释放你。但现在不行。因为我们掌握的事实是，你的行李箱里携带了大量毒品。然后她说：再闹，反铐了你，关单间。说着话，她和书记员各自拿起一个手电筒样的东西，挨近身边的铁柜一晃，又一晃。我看见那东西顶部与铁柜之间电光闪烁，我听到“啪啪啪”火花爆裂的声音。女提审员漂亮的脸，板得人造冰一样冷、净，没有一丝表情。她说：回去好好想想，把所有的细节想好，老老实实在地交代你的问题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不敢再叫喊，高压电流通过肉体时，人会非常痛苦，我害怕电击，我怕突然不停的电击会摧毁了我的神经。很多天，我睡不着觉，只能静静地坐着。深夜，监室里的人入睡后，我曾数过被关在这屋里的人，有贼、票证贩子、企业家、诈骗犯、政府官员，还有大学生、小商贩，当然，也有我，我是作家。

被抓进来那天晚上，二十点五十七分，我乘坐昆明到北京的飞机，准点降落。在三号航站楼提取行李时，我非常幸运。传送带刚刚开始转动，我的行李箱第一个就被吐出来。我刚好站在传送带出口很近的位置，看到我的箱子滚出来，我立刻伸手抓住它。后来，被关进这里后，睡不着觉的那几天，我回想提取行李时的过程，寻找哪个地方出了问题。在昆明友谊宾馆里，我把自己的

衣服，获奖证书、奖品，还有我给妻子买的礼物装进箱子。然后，一直到机场，行李箱从没离开过我。我渐渐想起来，在我伸手去抓箱子的一瞬间，有另一只手也同时伸向我的箱子，但那只手没抓住箱子提手，然后她放弃了。因为我比她先一点抓牢了箱子，把它甩到我身边的行李车上。那女人歪了头看我，目光有些怪异。我也看她一眼，还笑着点了下头。她没笑，只紧紧盯着我的行李箱，表情显得尴尬，甚至愤怒。那女人身材修长，气质很好，大方端庄，穿戴服饰入时。我什么都没想，也许她看错了，相同的物品很多。

这时，同机回北京的记者田田取到了行李，她把箱子放到行李车上，我们走向出港口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不知道是怎么就有了那样的感觉，我觉得有人，不是一个人，紧紧跟随在我们身边，但我不敢肯定人家准是跟着我们。下了飞机的人，都是朝着出港大门的方向走，流水似的。我对田田说，你住朝阳，我住西城，顺路，一会儿租个车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田田笑了说，好啊。

刚刚离开行李提取处，两位穿制服的男女，快步赶上来拦截了我们。那女人揪着我的衣服袖子，强迫我把行李车推到人流稀少的边上。我记得他们说了句：检查！并要我打开箱子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也很恼火。我说，在昆明上飞机时，扫描过，下飞机又检查什么？无理取闹！他们不听我的话，坚持检查。我很无奈，田田说，让他们看看吧，省得麻烦。我蹲下去准备开箱子还没有打开箱子时，那俩人中一个人的手机突突地震动起来，他看了看手机，突然对女人说，走吧！然后又对我们说，快走吧，耽误你们了，对不起。然后他们迅速地转身离开了。我想发火，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！可一想人家也没怎么样我，只随便问问，而且还

说了对不起。这么犹豫的一瞬，等我站直身子时，已经看不到这两人。不远处，有几个警察随意溜达着。我以为那两人去检查其他乘客了，或者感觉我们没有问题，也就没在意，继续与田田一起向出口走去。

到家后，妻子很兴奋，扑在我怀里亲吻，然后拉我去沐浴。我与妻站在淋浴喷头下洗澡，细细的水丝喷洒在我们身体上。妻浓黑的长发被水淋湿后，粘贴在肩头，和水一起流淌在她细嫩丰润的乳房上，散开的发丝，花瓣上的脉络一样伸展开。她赤裸的身体，在水雾朦胧间扭动，性感极了。我的心首先勃起了，紧跟着身体也被她抚弄得蓬勃坚硬，这时，门铃响了。我和妻子没理会，这样的时刻，谁来访我们都不欢迎。然而，门铃响不停，后来又掺杂了敲门的声音。不能说是敲门，是在砸门，咚咚咚的声音，很响很重，果断，固执。我意识到有什么重要的事，急忙跑到卧室抓了件毛巾睡衣，穿在身上就跑去开门。妻不快，光裸着身体，从浴室门那里探出头看着我，等着我。我打开房门前，回头看到浴室的门开着一道缝隙，她探出的脸上充满了渴望。妻生命特别活跃。

门外站着四个警察，其中两个手里拿着枪。枪身在楼道幽暗的灯光下泛着蓝色的光，警察帽子上的帽徽也闪烁着光，金色的。四个警察都板着脸，没有任何表情，两只黑黑的枪口同时指向我。突然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恐怖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不知所措。然后，我就被送到这里来了。虽然我不断地向警察和审问我的人解释、重申，我没做任何坏事，那三包东西不是我的，可怎么会在我的包里，我不知道。但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话。

那天，我看到有二十多个人坐在屋子里，沿着房间的围墙坐

了一圈。听到铁门响，屋子里的人都转过头看着门。押送我的警察把铁门打开，让出门的位置，示意我进去。我对那警察说，你们把我抓到这里来，一定是误会，我没携带毒品。他板着脸看了我一眼，耸了耸肩膀说，进去！这事你得到法庭上去说明白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没办法，或许这事真的与他无关。我无奈地摇摇头，往监房里走。我没想到进门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可在我即将进门的一瞬间，那警察在我背上，用非常大的力量推了一下。我身体趔趄着扑进监房，绊在一条腿上，又碰倒一个人，然后我扑在地上。

绊我那条腿的就是刘山的腿，我被推进门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腿抬起来，绊了我一下。我很清楚地看到，在我站到门前时，他不仅第一个看到了，还很快地调整了坐着的姿势。我想他大约是想在我被推进去的时候，抬腿方便才要调整姿势的。我像一只大虾米，匍匐在地板上，铁门在背后很响亮地关闭了。

监房里的灯光欢实着，小小的屋子里被它照得透亮。随着关门声响的消失，大约静了五秒钟，屋子里的人，突然爆发了夸张的笑声，声音很大，小小的监室被震得嗡嗡响。所有的人都在笑。

现在屋子里的二十六个人，横七竖八躺在地板上，人挨着人，没有一点缝隙。我和刘山俩人就这么坐了很久。我是屋子里的第二十七个人。从出差回到家里那天开始，我一直被关在这里，已经是第二十三天了。我不知道田田是否也和我有一样的遭遇。那天我对刘山说，希望她的箱子是正常的，千万别有我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刘山看了我一眼说，她大概不会像你这样倒霉。她心细，她的抽屉、箱子总是上锁，在家里，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，她一样要锁起来，她有很多秘密，她说是隐私，不让我看。出差也一

样，她的行李箱不仅锁上密码锁，还要再挂个小铜锁。沉默了半天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其实，生活很不容易。

听刘山这么说，我猛地觉悟了，我没有锁箱子的习惯。无论是到哪里开会、讲学或旅游，我的行李箱托运时，只拉好拉链，从来不锁。我微微扭了头看窗户。由于屋里亮，窗户那儿里边亮，外面漆黑，只能隐隐约约看到窗户外面竖立着的铁栅栏，再向外，除了一片深深的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不知道，这时外面开始飘雪花。

刘山的话，不算什么，谁都知道生活很不容易。但在这个监室里，在这种失去自由的时刻，这话却像把锥子，能刺疼人心。

在昆明开会期间，我常常想妻子。被关进这里，被冤枉不说，还没有出去的准日子，当然就更想她。抓我那天，四个警察闯进我家时，我的家就像没锁的箱子一样，暴露在他们面前。正在沐浴的妻子，身上挂满了冰凉的水珠儿。因为她从大学时代坚持冬泳，淋浴也一定要用冷水，慢慢地，我也习惯了与她一起洗冷水澡。我尤其喜欢洗冷水澡时抚摩她的乐趣，冰凉的水流下，手掌掠过她微微温热的皮肤，总显得比平时的抚摩更性感，这样的时刻，她的身体总是快速传递给我爱的信息，让我膨胀。水雾喷洒中，还能闻到她身体散发出的淡淡的香味儿。每当这样的时刻，我总是耐不住冰凉水流的冲击，紧紧搂抱妻的身体，把她当成温热的导体。妻说这时我的搂抱，极其有力。

我不知道警察们是否看到我妻子的身体，但我相信，他们一定看到了。那四个警察是用枪把我逼回房间的。他们把我围在中间，大声斥责我，逼迫我打开行李箱时，我想穿件衣服，却没得到允许。一个警察说，打开箱子！他把手中的枪，用力指了指我

的提箱。妻在浴室门那里探出半个身子，看到了这情景，惊叫了一声，迅速缩回头去。只过了几秒钟，妻子便用浴巾挡住胸前和下身扑出来，飞进了卧室，浴巾的边角，蝴蝶翅膀一样在空气中飘飞。她后背上的水珠，在灯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。我敢肯定，在这一瞬间，那四个警察看见了我妻子的身体。因为妻飞奔着跑向卧室时，四个警察的眼睛，并没有看着我，他们突然都不说话了，脑袋向妻子奔跑的方向转去，只把枪口对着我。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

屋子里静静的，时间凝固了一会儿，只一会儿。当妻子丰满圆润的屁股消失在卧室门里时，有个警察呵斥我：这是你的箱子吗？他的声音不像刚才那么响亮，明显地嘶哑了，却严厉了许多。我说，是。箱子里有我带给妻的礼物，还有我此次获奖的证书。我的箱子这时还没打开，妻子也没给我打开它的时间。

另一个警察用很大的声音命令我：打开！把箱子打开！！

我虽然披着睡衣，但在陌生人面前，感觉像赤身裸体一样。我说等我穿件衣服好吗？一只枪口往我的脸前探了探，然后指向箱子。我无奈，只好蹲下去。箱子打开后，我看到里面除了我的物品外，还有三个包装得十分精美的小包。一个警察拿起其中一个小包，并撕开了包装。包里是两个安全套，装着白色粉末。我立刻猜到那是毒品，心便缩紧了。我对警察说，这不是我的箱子。不，不，这是我的箱子，但这几包东西不是我的。警察们不再说什么，那位说话声音嘶哑的警察，突然用力把我双手背到身后，给我戴上了手铐。他嘴里说着，老实点！不是你的东西，怎么会在你的包里？手铐在刚刚沐浴了的我的手腕上，冰凉极了。我看到妻给我戴眼镜时流出了眼泪，她问我，为什么？我摇摇头，我

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妻为我穿衣服时，那几个警察一直看着她。

我无法说清楚我箱子里的事。真的说不清楚。确切地说，是我的箱子里多出了东西，而我又一口咬定那不是我的东西，警察们不相信。我被带回警察局拘留后，他们不断地提审我，最多的一天竟有五次之多。

每次回到监室，室头就对我说，这么频繁地提审你，你的事大了，八成要公诉你判你，绝不是拘留了。有时候，他还给我一支烟抽，当然，他也给刘山烟抽。监室里的人是严格分等级的，室头、刘山和我属于头等，还有二等、三等，随时抓进放出的是最下等。如果没有刘山，我大约是不能抽上烟的三等以下的人。室头给我的烟是好烟，很贵的那种，即使是在外面，能抽得起这种烟的人也不多。我曾经问室头，进来时，我牛仔裤上的铁扣子被剪掉收走了，细细的鞋带儿也要抽去，一张纸片都不可能带进来，这么贵重的烟，你怎么能弄进来的。他努努嘴，示意我看一个头发花白，满脸端庄的老家伙说，他的。有人给他送进来的。我转头去看那人。那老家伙向我笑了笑。他的笑很无奈。他的烟，却不给他抽。我弄不明白监室里的事。

我们吐出的烟雾在屋子里弥漫，这时能听见有人用劲吸气的声音。这样的時候，监室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，眼睛里放射着贪婪和渴望的光。有人甚至站起来，假装活动活动坐疲惫了的身体，其实是故意走近我们三人坐的地方，挨近我们头顶上那个小窗户，因为烟雾只能从那个小窗户向外飘散。他们走到窗边，用力呼吸沿着窗户向外飘散的烟雾。没站起来的人，也都是把头扭向我们，鼻孔张开得很大。

我对室头说，我是被他们冤枉了。箱子里那些东西真不是我的，可那几包东西怎么进了我的箱子，我也真说不清楚。室头说，所有被关进这里来的人都这样说，谁敢承认自己是毒贩啊？瞧你这模样，倒不像毒贩。可光瞧人的外表，是瞧不出来好坏人的。你瞧那老小子，不像坏人吧？可都进了监狱了，还有人给他往里送烟贿赂他呢。你知道他多大的案子吗？一千多万，有存款，有现金，还有外币。三四年的工夫，哪里来那么多钱，他也说不清楚。他可是经常在电视上做报告的人，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凡是出了事的人，都说不清楚。你要是真没做，那你跟我一样。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事。不一样的是，你那事要是查实是你干的，就你箱子里那货物的分量，能把你贴墙上^①。我的事，即使是真事，顶多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，可我自己说不清楚，要能说清楚，我出去就告他们违法超期羁押，还得申请赔偿呢。

你进来多少天了？能把自己择清楚吗？我告诉你吧，要真的不是你贩毒，就得等真贩毒的家伙犯了事被抓住，他还得肯交代你箱子里的这件事，以图立功轻判，你才能被释放出去。你自己无法证明自己清白，警察凭什么相信你。这么说吧，那家伙要是到死都不说出真相，你的事还就没戏了。你说你没贩毒，你就必须提出自己没贩毒的证据。别忘了，人家可是抓了你现行。

刘山说，能说清楚的事就是打伤人和强奸！鲜血淋漓，折胳膊断腿，这种事你无法狡辩；强奸，验你的精液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

刘山是因把人打伤了进来的。他用砖头拍伤一个俄罗斯人，

① 指死刑犯的判决书贴在墙上。